

正誼堂全書

仁仁  
743  
118



仁門  
號 745  
卷 118

廣近思錄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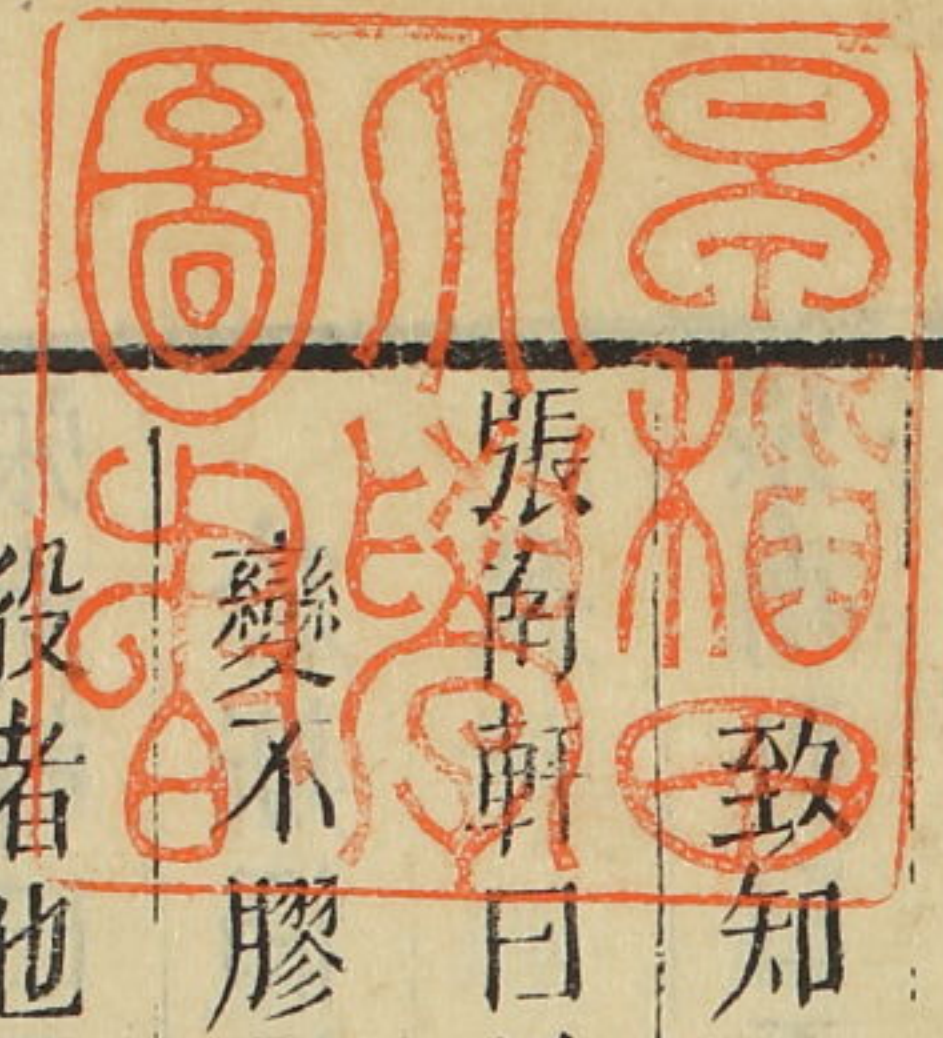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受業

壽寧柳瑋  
羅源陳紹濂

全校

明治乙巳年  
十月二十日  
購



張南軒曰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固而應天下之  
變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為吾  
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汨我皆吾心  
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

張南軒曰天下之事眾矣非一一而窮之則無以極其理  
之著然所謂窮理者貴乎能有諸已者而已

廣近思錄 卷之三 三宜堂

張南軒曰理有會有通會而爲一通則有萬釐分縷析各有攸當而後所謂一貫者非溟滓臆度矣此學所以貴乎窮理而吾儒所以殊夫異端也

張南軒曰理明則有以精其知敬立則有以宅其知從事於斯涵泳不舍則其胷中將益開裕和樂而所得日新矣

張南軒曰天理人欲學者皆能言有是二端也然不知以何爲天理而存之以何爲人欲而克之此未易言也天理微妙而難明人欲洶湧而易起君子亦豈無欲乎而莫非天理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也常人亦豈無一事

之善哉然其所謂善者未必非人欲也故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爲先格物以致知則天理可識而不爲人欲所亂

張南軒曰知字用處不同蓋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用得輕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類是也如說知底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之知是也在未識大體者且當據所與知者爲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則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有所施而無窮矣

張南軒曰所謂不知其得失者當窮究其得失果何如未窺其闡奧者當窮究其闡奧果何如講論問辨深思熟

慮必使其是非淺深了然於胃次此乃致知之要入德之方豈可含糊閃避而已也

張南軒曰大抵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失卻正理

張南軒曰大學誠意是下工夫要切處

張南軒曰論語首篇所記大抵皆欲學者略文華趨本實敦篤躬行循序而進

張南軒曰論語日夕玩味覺得消磨病痛變移氣質須是潛心此書久久愈見其味

張南軒曰鄉黨中聖人衛生之嚴豈是自私蓋理合如是

耳

張南軒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孔孟而誦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於訓詁文義之間而已於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

張南軒曰孟子答公都子一章要須如此方為聖賢作用此意某見得但力量培植未到要不敢不勉耳

張南軒曰讀史之法要當考其興壞治亂之故與夫一時人才立朝行己之得失必有權度則不差也欲權度之在我其惟求之六經乎

張南軒曰世俗之好怪也雖搢紳大夫之賢者有不免焉此無他不明理之故也使其知始終消息之故有無虛實皆究其所以然則豈得而惑之哉

張南軒良齋銘曰物之感人其端無窮人為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聖昭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人所固存曷自違之求之有道夫何遠而四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慮思躬以達之工深力到大體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既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事物雖眾各循其則其則匪他吾性之德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良止之妙於

斯為得任重道遠時不我畱嗟我同志勉哉勿休繫我小子懼弗克力咨爾同志以起以掖

呂東萊曰致知與求見不同人能朝於斯夕於斯一旦豁然有見卻不是端的易得消散須是下集義工夫涵養體察平穩妥貼釋然心解乃是

呂東萊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會讀書與會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為便可見

呂東萊曰謹思明辨最為急務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也

呂東萊曰惇典庸禮秩然而不可廢者此其倫歟致知格

物瞭然而不可揜者此其要歟未有不知其倫要而能造其本原者也本原既造故小可舉大而宏闊深大之言不能誘也近可即遠而荒疏茫昧之說不能惑也一可知萬而二本兼愛之學不能入也

呂東萊曰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違乎所感者果皆正乎日用飲食之間果皆不踰節乎疏密生熟歷歷可見於此實用力焉工夫自無不進之理

呂東萊曰學者當先治一經一經既明則諸經可觸類而長之也史當自左氏至五代史依次讀則上下首尾洞然明白至於觀其他書亦須自首至尾無失其序爲善

若雜然並列於前今日讀某書明日讀某傳習其前而忘其後舉其中而遺其上下未見其有成也

問詩之有周南召南猶易之有乾坤不知是取其坤有承乾之義否呂東萊曰固是亦不止如此周召乃詩之綱領乾坤其易之門戶

呂東萊曰葛覃卷耳皆是做工夫處關雎是成德處三詩當合看當時三詩並歌

呂東萊曰三代詩書多說天見得天人之際相近秦漢以下不識此理

呂東萊曰後生看先儒議論則養得厚

呂東萊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呂東萊曰看史須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後成敗如何其大要有六擇善警戒闡範治體議論處事

呂東萊曰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參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黃勉齋曰道難明而易晦彼馳心俗學略無見解者是誠無望焉爾有志於道者又率多自執己見安於速成然於聖賢之學不可以毫釐差者其爲亡羊一也以是益

覺師友講貫虛心求益不可須臾忘也

黃勉齋曰致知乃入道之方原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譎譎而真實體段元不會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未能合一雖曰爲善而卒不免於自欺

黃勉齋曰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事卽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爲力

黃勉齋曰人得是氣以爲體則亦具是理以爲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其間以爲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

靈知覺者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爲之寂感焉  
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  
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

黃勉齋曰凡吾一念之發必精以察之曰是合於道乎抑  
離於道乎其純粹而無疵乎抑猶有毫釐之差乎無一  
念而不合乎理無一理而不造其極若是而後可以謂  
之精也

黃勉齋曰易之爲道不過於推明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  
化之理人物之所以生聖賢之所以立然其道已具於  
天地而其論蓋本於乾坤一健一順而萬化萬事由是  
生焉聖人作易蓋本乎此

黃勉齋曰一部易書原其本意卻只爲教卜筮而作耳蓋  
卜筮自非小事吉凶生大業者蓋出於此況上古之世  
民淳俗質詢以義理亦未必深曉使之一舉一動皆取  
決於卜筮則事弗非而民弗疑而教人之意又未嘗不  
行乎其中

黃勉齋曰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  
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以  
禮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

黃勉齋曰語孟近思是初讀書用工緊要處須是熟讀精

思真可為聖賢意思則以此讀世閒書是非得失方有  
尺度不至於汎然徒為誦記而已

黃勉齋曰中庸之書首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  
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賢所以教人之旨

黃勉齋曰學者立心當以持養省察為主至於講學窮理  
而持養省察之意未嘗少懈乃所以使吾敬愈固而義  
愈精

許魯齋曰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為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  
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只是  
要箇知得真然後道篤行之一句

許魯齋曰大 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  
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  
於喜不激於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  
蓋鮮矣

許魯齋曰若能明德都總了盡心知性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  
之則所謂理也許魯齋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此解  
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  
是本原也所當然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  
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要所以然所當然

許魯齋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在大學  
所謂物格知至是也知到十分善處也存其心養其性  
所以事天也在大學所謂意誠心正是也行到十分善  
處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謂奉承而不違  
也常存養其德性而發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情不  
使少有私意變遷夫如是乃所以事天也或天或壽一  
聽天之所為不敢有二心此則盡心知性之功至修身  
以俟之則事天以終身此之謂立命也

問開物成務傳云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  
事無大小不能明則何由能處許魯齋曰此是聖人之  
事也在大學開物是知也成務是行也非但開發自己  
要開發他人只要開發得是

問窮神知化許魯齋曰聖人之事也在大學窮神是知也  
知化是行也窮盡天地神妙處行天地化育之功

問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傳云精義積也致用施也許魯齋  
曰精微義理入於神妙到致用處是行得熟百發百中  
許魯齋曰南軒意於行字上責得重謂人雖能知不能行  
也程門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為伊川自少說話  
便過人常言人專論有行不論知見世人喜說某人只  
是說得行不得正叔言只說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豈

易說

許魯齋曰春秋壞於三傳此說固矣然盡去三傳而不讀吾恐擬議之失又甚於三傳書義壞於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盡欲去之而不讀吾恐逆度之差又甚於漢儒之序程朱以來講明究析其可信可疑亦略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以身體之日積月索庶或有益至於此等疑義姑闕之可也

許魯齋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

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許魯齋曰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爲戒焉所以爲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薛敬軒曰或讀書或處事或論人物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致知之功蓋是者天理也非者人欲也得其是則天理見矣

薛敬軒曰程子論恭敬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眾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麤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理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薛敬軒曰窮理之言出於易以致知格物爲窮理始於程子

薛敬軒曰經書皆聖賢言也由其言得其心則在人焉耳經書形而下之器也其理形而上之道也滯於言詞之間而不會於言詞之表者章句之徒也

薛敬軒曰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道統之正傳舍此而他學非學也

薛敬軒曰自有大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爲窮理之事者程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義者朱子一人而已

薛敬軒曰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於千聖之書無不括盡

薛敬軒曰物理之極處卽性之一原也天下之物皆造乎極處則吾心所知無不至矣

薛敬軒曰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其答問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爲仁之資告諸子至於仁之理則未嘗言及也此所謂無迹也歟

薛敬軒曰道體至中庸發明顯著矣

薛敬軒曰程子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未復合爲一理蓋始言一理卽天命之性也中散爲萬事卽達道達德九經天道人道之屬無非天命之性未復合爲一理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卽天命之性矣

薛敬軒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教養二端

薛敬軒曰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

薛敬軒曰周以上易雖不可見觀經傳論載之語蓋皆專

主卜筮文王周公之易則皆發明伏羲卜筮教人之意

尤著至孔子則始詳於義理而不遺卜筮程子之傳專

主義理朱子本義則推原作易教人卜筮之意於千古之上讀易者各卽其意而觀之可也

薛敬軒曰朱子曰大槩看易須謹守象象之言聖人自解得極精密平易竊觀朱子解文王彖辭惟主孔子

薛敬軒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是皆物形雖異而理則同眾人見物形之異聖人明物理之同

薛敬軒曰剝盡爲坤陽生爲復夬盡爲乾陰生爲姤聖人於陽曰復於陰曰姤扶陽抑陰之意也

薛敬軒曰治亂無不自微以至著復姤初爻可見

薛敬軒曰易雖古於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始於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命言誠言善言一之類諸性理之名多見於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薛敬軒曰人君之德惟明爲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照臨皆言明也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之邪正別白處己處人萬事皆得其當矣

薛敬軒曰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祇台德先成湯之慄慄危懼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謹之謂也

薛敬軒曰詩困於小序之牽強晦於諸儒之穿鑿至朱子集傳一洗相沿之陋習

薛敬軒曰春秋字字謹嚴句句謹嚴全篇謹嚴

薛敬軒曰春秋辭簡而旨微欲盡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難矣

薛敬軒曰觀史不可以成敗優劣人只當論其是非

薛敬軒曰自古作史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間失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周曰儒者爲辭劉靜修曰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

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數子之言曲盡作史之弊

薛敬軒曰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三綱五常立國之本循之則治違之則亂

胡敬齋曰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識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胡敬齋曰天下古今事物之理皆具於吾心知者心之神明妙此理者也故人一心足以知天下古今之理以其元具在內涵養者所以養其知也窮理者所以致其知也

胡敬齋曰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學者須從萬殊上一窮究然後會於一本若不於萬殊上體察而欲直探一本未有不入異端者

胡敬齋曰良知出於天致知在乎人養知在於寡欲保其知而勿喪在於誠敬

胡敬齋曰窮理須事事窮究窮來窮去又只是一箇理讀書須要章章精熟精熟後亦只是一箇理此所謂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也

胡敬齋曰當然處即是天理

胡敬齋曰窮理須得心專一方有細密工夫方見得透徹若不專一則麤疏草略縱敏者亦略見彷彿而已

胡敬齋曰讀書須著實理會既曉其文義便真去做務要令此書自我身上發

胡敬齋曰四書六經之理皆相貫通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讀其書徒誦其文義不實究其理則四書六經文字各是一般體用千頭萬緒雖皓首亦無知之何矣惟察其理而實體之於身則體用一貫又何難哉程子所謂論孟既治六經可不治而明誠哉言也

胡敬齋曰朱子註四書詩傳先訓釋文義然後發明其正意又旁引議論以足言內之意或發明言外之意此深得釋經之意

胡敬齋曰爲學規模節序無如大學造化規模節序無如先天圖

胡敬齋曰工夫在大學效驗則見於二南

胡敬齋曰論語一書堯舜氣象孟子一書三代氣象

胡敬齋曰一闔一闢謂之變雖變亦是常理故曰中庸

胡敬齋曰中庸可以盡易之理

胡敬齋曰易是君子而時中之道

胡敬齋曰天下之變無窮惟易可以盡之蓋易陰陽奇偶變易無窮若天地之闔闢氣運之盛衰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陰陽之消長人物之死生國家之興亡世道之今古其消息盈虛升降屈伸吉凶消長進退存亡幽明終始善惡邪正皆是此理雖萬變無窮易足以盡之蓋易自造化中寫出來故也其餘諸經或因時制作隨時記錄天理人事無不詳盡所以垂世立教無不精切但天下古今之變惟易能盡也

胡敬齋曰觀堯典見得聖人作事只是公天下之心無一毫私意

胡敬齋曰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天地有天地便有人物有人物便有性情有性情則形於言語詠歌自不容已此詩之所以作也詩既作又足以正性情辨得失興教化感人心動天地格鬼神此詩之本末功用也胡敬齋曰春秋之時王道絕矣聖人作經以明王道王道即天理也因亂世之事裁以天理如當時諸侯不王必書王正月以正之周王不天必書天王以正之此皆立萬世之法不但爲當世而作也

胡敬齋曰古今說春秋者惟孟子程子精切深得聖人作經之意蓋其學鄰於聖人故能得聖人心事其曰春秋

天子之事古今作傳者亦惟程子第一胡傳雖祖程子不及程子簡當發明有力故春秋當以程傳為主以胡傳及諸儒之說以輔翼之則聖人正大精微之意不中不遠矣

胡敬齋曰春秋天理之準的使孔子得行其道必參酌百王之法大備典制爲萬世準則道旣不行故寓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於魯史中乃天理之準的也

胡敬齋曰近觀三禮皆是憑天理上裁制出來蓋聖人之心理一而用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故許多制度節文皆自聖人胸中流出天下後世取以爲法學者則當

由是以窮理

胡敬齋曰學經有得方可看史經無得而先看史未免流於功利看史能別其是非乃窮理之要不然則徒記故事反成博雜

胡敬齋曰經是史之尺度斷例史是經之應驗事爲經純史雜故經不明不可看史

胡敬齋曰左氏傳博洽記載當時行事及言論煞有是處其陋處好以成敗禍福論人

胡敬齋曰今更有聖賢出其說不過於大學論孟中庸此後書莫過於小學近思錄學者果能於此處真知實踐

他書不讀無憾也

羅整庵曰格物之格二程皆以至字訓之呂東萊釋天壽平格之格以爲通徹無閒吳敬庵曰通徹無閒亦至字之義然比之至字其意味尤爲明白而深長朱子曰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求麤曉而二期貫通則爲自畫合是數說觀之程子之意了然矣

羅整庵曰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凡其所遺所暗皆不誠之本也然則知有未至欲意之誠其可得乎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

羅整庵曰繫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此學易之功也占也者聖人於其變動之初逆推其理勢必至於此故明以爲教欲人豫知所謹以免乎悔吝與凶若待其象之既成則無可免之理矣使誠有得於觀玩固能通裁制之宜其或於卜筮得之亦可以不迷於趨避之路此人極之所以立也是則君子之玩占乃其日用工夫初無待於卜筮若夫卜筮之所尚則君子亦未嘗不與眾人同爾聖人作易之意或者其有在於是乎

羅整庵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為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羅整庵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此乃尋得道理出從來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工其所得之淺深則由其資稟有高下爾自陸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腳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以為道理但當求之於心書可不必讀讀亦不必記亦不必苦苦求解看來若非

要件應舉用相將坐禪入定去無復以讀書為矣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

羅整庵曰程子論大學則曰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論語孟則曰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論中庸則曰善學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為人之意何其惓惓若是哉

羅整庵曰大學誠意是一刀兩段工夫正心修身是磨稜合縫工夫

羅整庵曰中庸首言戒懼慎獨即大學正心誠意工夫似少格物致知之意何也蓋篇首即分明指出道體正欲

學者於言下領會雖不言知而知在其中矣末章復就下學立心之始說起卻少知字不得所以說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曰近日自曰微皆言乎其本體也性也曰遠曰風曰顯皆言乎其發用也道也知此則有以見夫內外本末初無二理戒懼慎獨方有著力處故曰可與入德矣大學所謂知至而后意誠心正其致一也

羅整庵曰孟子盡心一章實與大學相為表裏蓋盡心知性乃格物致知之驗也存心養性即誠意正心之功也修身以俟則其義亦無不該矣孟得聖學之傳實惟在此始終條理甚是分明自不容巧為異說且學而至於立命地位煞高非平生心事無少愧怍其孰能與於此羅整庵曰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一章語意極為完備正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當時孟子與告子論性皆隨其說而折難之故未暇及此如使告子得聞斯義安知其不悚然而悟俛然而伏也

羅整庵曰程子言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蓋子貢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繫辭發明殆盡學者苟能有所領會則天下之理皆無所遺凡古聖賢經書微言奧義自然通貫為一而確乎有以自信

羅整庵曰秦誓一篇有可爲後世法者二孔子所以列之四代之書之終悔過遷善知所以修身矣明於君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慎斯道也以往帝王之治其殆庶幾乎

羅整庵曰詩三百十一篇人情世態無不曲盡燕居無事時取而諷詠之歷歷皆目前事也其可感者多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言誠有味哉羅整庵曰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其大綱以見意義其詳則具於史當時史文具在觀者便見得是非之公所以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其後史既亡逸惟聖筆獨存左氏必曾見國史來故其作傳皆有來歷雖難於盡信終是案底

同階五閣嘉慶少福  
正誼堂高閣嘉慶少福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閩縣林琅竹修分校

侯官周梅初香侍覆校

廣近思錄卷之三終

廣近思錄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受業

壽寧柳春瑋

全校

羅源陳紹濂

存養

張南軒曰心宰事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萬理森然而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乎吾前者吾則因其然而酬酢之故動雖微而吾固經緯乎事之先事雖大而吾處之若起居飲食之常雖雜然並陳而釐分縷析條理不紊無他其綱既立如鑑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居敬而行簡者歟

張南軒曰古之人起居寢食之間精察主一不知有外物之可慕他事之可爲不知富貴之可喜憂患之可戚蓋其中心汲汲於求仁而已

張南軒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爲而已烏得心體周流哉集訓積事事物物莫不有義而著乎人心正要一事一件上集

張南軒曰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爲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

爲助長之病

張南軒曰謂心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孔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則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

張南軒曰思慮時擾之患此正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反覆玩味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

張南軒曰所論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

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則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乎

張南軒曰理義固須玩索然求之過當反害於心涵泳栽培日以深厚則玩索處自然有力也

張南軒曰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爲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爲外旣不如此用工則心亦烏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

過強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爲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

張南軒曰所論雖聞有平帖安靜之時意思清明四體和暢念慮不作覺無所把摸遇事接物則渙散矣此蓋未能持敬之故所謂平帖安靜者亦只是血氣時暫休息耳且旣曰覺無所把摸烏得爲安靜乎敬則有主宰涵養漸熟則遇事接物此意思豈容遽渙散乎

張南軒曰古人教人有灑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之類皆是栽培涵泳之類若不下工坐待有得而後存養是枵

腹不食而求飽也

張南軒曰孟子以集義爲本程子以居敬爲先皆其深造自得者然也學者於是二者朝夕勉焉循循不已則所謂浩然之氣者淺深當自知之若不如此下工遽欲想象強氣體使之充正是助長之甚者其害反大矣

張南軒曰伊洛先生所謂主一無適真是學者指南深切著明者也故某欲其操舍之間體察而居毋越思事靡他及乃是實下手處此正謂有捉摸也若於此用力自然漸覺近裏趨約意味日別見則爲實見得則爲實得不然徒自談高拽妙元只在膠膠擾擾域中三二十年

恐只是空過了至善之則烏能實了了乎

張南軒曰某自覺向來於沈潛處少工夫故本領尚未完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爲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須深體之

張南軒主一箴曰人秉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休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

倦聖賢可則

張南軒敬齋銘曰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總乎心君一類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心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違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義則遷是則天命不過於躬魚躍鸞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

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諭同志

張南軒主一齋銘曰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當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張南軒石銘曰正爾衣冠母惰爾容謹爾視聽母越爾躬爾之話言式循爾衷爾之起居式蹈爾庸敬爾所動毋

室其通貞爾所存毋失其宗外之云肅攸保於中中之克固外斯率從天命可畏戒懼難終勒銘於石用儆爾慵

呂東萊曰日用閒不須著意要坐卽坐要立卽立凡事如常便是完養若有意完養則是添一重公案矣覺有忿戾始須銷平覺有凝滯始須開豁病至則服藥不必預安排也涵泳義理本所以完養思慮政恐舊疾易作自涵泳而入於研索自研索而入於執著或反爲累耳陶靖節不求甚解雖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不尋枝摘葉也  
呂東萊曰須令胃次開廓舒泰爲佳

呂東萊曰敬之一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此兩語當深體也

呂東萊曰大槩以收斂操存公平體察爲主

呂東萊曰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於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於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

呂東萊曰初學須是去整齊收斂上做工夫

呂東萊曰浩然之氣須有集義工夫則有生矣今人一事無愧於心胷中覺休休然彼亦未必俱合於義而況集義久而熟者安得不浩然乎

呂東萊曰以立志爲先以持敬爲本

呂東萊曰爲學須存不已之心持養之功甚妙常常提起自有精神持養之久自有不可掩者當以居敬爲本

黃勉齋曰良心者虛靈不昧具萬善而應萬事者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只是靠著此理物之感人而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旣無主宰則逐物流轉所具之善旣不行而所應之事亦悖謬而無所不至矣

黃勉齋曰直內方外本是兩項工夫直內主心方外主事敬是收斂精神使存於心者無邪曲之擾義是裁度事宜使應於事者無偏諛之病然敬該夫動則方外者乃敬之流行義主於心則直內者乃義之根本二者未嘗不相爲用也要之學者自當各用其力此心所存無一息而不敬至於應事接物則又當裁度而使之得宜也黃勉齋曰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習內事摹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

黃勉齋曰存養玩索不可偏廢世之學者往往墮於一偏是以空虛而卒無得也

黃勉齋曰善學者要當深明夫內外輕重之分在內者重

在外者輕在外者愈輕在內者愈重眞積力久習中泰  
然天理流行一毫物欲不能爲之累顏子之簞瓢陋巷  
曾點之鼓瑟浴沂儻然悠然蓋將與造物相爲酬酢天  
下之至貴無以復加於此

黃勉齋曰人惟一心而攻之者眾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  
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  
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夫心之所以易放而難操者  
以其有欲也塵去則鏡明風靜則水止凡天下之可喜  
可嗜者學不足以爲吾之累則心之虛靈淡然泊然有  
不待操而自存矣

許魯齋曰人之一身實萬事萬物之所本於此有差則萬  
事萬物亦從而差焉豈可不敬乎蓋惟敬故於父子君  
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不可此古人修身必本於  
敬也

許魯齋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畱用  
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許魯齋曰人稟天命之性爲明德本體虛靈不昧具眾理  
而應萬事與堯舜神明爲一但眾人多爲氣稟所拘物  
欲所蔽本性不得常存或發出一件善念便有被氣稟  
物欲之私昏蔽了故臨事對人旋安排把捉未臨事之

前與無人獨處卻便放肆為惡故中庸教人存養省察  
 蓋不睹不聞之時戒慎恐懼以存之所以存天理之本  
 然而不使之須臾離道此所謂致中也存養之事也人  
 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一念方動之時也一念方動非  
 善即惡惡是氣稟人欲即遏之不使滋長善是性中本  
 然之理即執之不使變遷如此則應物無少差謬此所  
 謂致和也省察之事也

許魯齋曰靜時德性渾全要存養動時應事接物要省察  
 許魯齋曰為學之初先要持敬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  
 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念得一省

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  
 大略也

許魯齋曰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  
 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閒斷便  
 是不敬

薛敬軒曰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薛敬軒曰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

薛敬軒曰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薛敬軒曰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薛敬軒曰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薛敬軒曰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薛敬軒曰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修辭以立其誠必使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其違道遠矣笑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

薛敬軒曰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薛敬軒曰莊子曰嗜慾深者天機淺蓋嗜慾昏亂此心則理無自而見故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其至矣

薛敬軒曰養之深則發之厚養之淺則發之薄觀諸造化可見窮冬大寒天氣閉塞而元氣蓄藏既固至春則發達充盈而不可遏若冬煖元氣露泄則春亦生物不盛而疫癘作矣

薛敬軒曰平旦虛明之氣象有難以語人者惟無妄者能識之

薛敬軒曰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臥作止動靜語默之間

薛敬軒曰操心之法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

薛敬軒曰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養氣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薛敬軒曰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

薛敬軒曰方爲一事卽欲人知尤淺之尤者

薛敬軒曰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薛敬軒曰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薛敬軒曰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薛敬軒曰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正以至作事有節  
皆不暴其氣之事

胡敬齋曰涵養之道須深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  
其麤厲之氣

或問存養在致知之先在致知之後胡敬齋曰未知之前  
非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原已喪何以能致知既致  
知之後非存養則亦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以保其知  
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守  
又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胡敬齋曰程子發明一敬字於學者最有力而整齊嚴肅  
是敬下手處外不亂則內自有主內有主則外自整齊  
此敬之功所以貫內外動靜分而言之則靜爲涵養動  
爲省察總而言之則動與靜皆所以存吾心養吾德也  
胡敬齋曰學者能知操存省察德方有進

胡敬齋曰道理只要熟熟則純純則誠誠則心與理一所  
發必不差所發不差則萬事順治主一之久至無閒斷

則孰矣

胡敬齋曰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存心之法雖借用孟子之言其義尤精此自然之理非有毫髮私意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地

胡敬齋曰心不操即無主放者固馳於外不放者亦入於空無

胡敬齋曰理氣不相離心與理不二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益明理明則氣清則心益泰然矣故心與氣須養理須窮不可偏廢

胡敬齋曰今人言心便要求見本體察見寂然不動處此皆過也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常言求見察見若欲求察而見其心之體則內裏自相攪亂反無主矣然則古人言提撕喚醒非歛曰才提撕喚醒則心暢然而在非察見之謂也

胡敬齋曰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胡敬齋曰必有事焉是孟子最善做工夫處人無所事則心悠悠蕩蕩無歸著必至外馳程子取以明持敬之道其義尤精孟子雖是說集義亦以見敬為義之體也

胡敬齋曰理無不實心無不正之謂誠故荀子以養心莫

善於誠周程譏其不識誠誠如五穀已成果實已熟又焉用養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無欲即誠也心與理為一也

胡敬齋曰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為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故程子曰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胡敬齋曰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雖曰形容有道氣象終帶了些清高意思如曰心廣體胖曰晬面盎背曰充實光輝此真有道氣象

胡敬齋曰先儒言合內外之道又曰表裏交正曰內外交養曰本末相資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曰動靜相涵曰敬義夾持此等處最宜理會此處見破則知所用力

胡敬齋曰看有才氣底人老年多不及少年是他無學問持養工夫

羅整庵曰存養是學者終身事但知既至與知未至時意味迥然不同知未至時存養非十分用意不可安排把捉靜定為難往往久而易厭知既至時存養即不須大段着力從容涵泳之中生意油然自有不可遏者其味深且長矣然為學之初非有平日存養之功心官不曠則知亦無由而至朱子所謂誠明兩進者以此省察是

將動時更加之意卽大學所謂安而慮者然安而慮乃知止後事故所得者深若尋常致察其所得終未可同日而語大抵存養是君主省察乃輔佐也

羅整庵曰理無往而不定不定卽非所以爲理然學者窮理須是看得活不可滯泥先儒多以善觀爲言卽此意也若看得活時此理便活潑潑底常在面前雖然如此要添一毫亦不得減一毫亦不得要擡高一分亦不得放下一分亦不得以此見理無往而不定也然見處固是如此向使存養之功未至則此理終非己有亦無得他受用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羅整庵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爲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觀無方體可求故卽喜怒哀樂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所謂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卽此而在也上文戒愼恐懼卽所以存養乎此

同進文閣纂少福州  
正誼堂同纂少福州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王星庭子明覆校

侯官陳濂壽川分校

閩縣薩承流丹洲分校

廣近思錄卷之四終

廣近思錄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受業

壽寧柳璿

全校

羅源陳紹濂

克治

張南軒曰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稟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未由返也

張南軒曰害敬者莫甚於人欲自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而察之天理人欲絲毫之分耳過止其欲而順保其理則敬在其中引而達之擴而充之則將有常而日新日新

而無窮矣

張南軒曰人之所以私僞萬端不勝其過失者楛於氣動於欲亂於意而其本體以陷溺也雖日陷溺然非可遂殄滅也譬諸牛山之木日夕之間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耳

張南軒曰語所謂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其怒乎而其道乃在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要須從事於此乃知聖人之言真爲要切也涵泳體察久而勿舍則氣之暴考可得而平量之隘者可得而擴患其近於薄者將日趨於忠厚患其失於易者將積而爲敦篤是則強矯之功也

功也

張南軒曰夸勝爲害可見省察之功正當用力自克也克之之要須深思夸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上用功銷磨乃善

張南軒曰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

張南軒曰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

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張南軒曰省過矯偏但覺平日以爲細故麤迹者乃是深失銷磨雖庶幾兢兢焉惟恐乘閒之竊發耳

張南軒曰天理之微爲難存氣習之偏爲難矯譬諸射者在此有秋毫之未盡則於彼有尺尋之差

張南軒曰禮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過故謂之禮凡非天理皆已私也私克則天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之有道要當深察其私事事克之今但指吾心之所愧

者必其私而其所無負者必夫禮苟工夫未到而但認己意爲則且將以私爲非私而謂非禮爲禮不亦誤乎張南軒曰闔門之間不過於嚴毅則過於和易交游之際厚者不失於玩則失於過紛紛擾擾滅於東而生於西要須本源上用工其道固莫如敬若於敬字有進步則弊當漸可滅

張南軒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張南軒曰所謂義理與客氣看消長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別者謂一日之間察其所發孰多孰少爾天理只是天

理人欲只是人欲都無夾雜念處毫釐之間霄壤分焉  
此昔人所以戰兢不敢少弛也

張南軒曰凡心之病固多端大抵皆由其偏而作自一勺  
而至於稽天則若人雖生無以異於死也聖賢之經皆  
妙方也察吾病之所由起而知其然審處其方專意致  
精而藥之則病可去

張南軒曰人所以有喜怒亦志動氣也但曰喜怒之氣而  
志益不能自寧是氣復動志也蓋常人志動氣而氣復  
動志無窮已耳然自其始動而言只可謂之志動氣也  
惟酒與藥也酒也則是氣先之也

張南軒曰心本無鄙詐易慢而鄙詐易慢生焉猶水本清  
為泥沙忽雜之也此須自體之知其自外入也

張南軒曰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養是  
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

張南軒曰去私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力貴於壯而工夫  
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  
端觀顏子沈潛積習之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者其能若是

張南軒曰學者苟有一毫靠外之心其工夫未得為真實  
但才不近裏便是靠外分毫之間最為難察

張南軒曰荒忽因循則非游泳之趣感迫寡味則非矯揉  
之方此正當深思於主一上進步要是常切省勵使凝  
斂清肅時浸多則當漸有向進不可求近功也

張南軒曰先覺謂惟思爲能窒欲某謂懲忿亦然若謂正  
當發時最好看吾本心此卻有病本心須是平日涵泳  
庶幾私意漸可消磨若當其發時如明道先生所謂遽  
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可若直待此事看吾本心則  
天理人欲不相參恐無力也

張南軒曰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  
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他天則

合如是爲尋常因循怠弛故須著勉強自持

張南軒克齋銘曰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  
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朘意鮮能久越其云爲  
匪我之自營營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己是宜其  
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夕  
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  
至萬理可窮請事克己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  
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  
動是出是由涵濡泳游不競不練允蹈彝則靡息厥修  
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爲仁之功於

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具有始終循循  
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己仁遠乎哉勉旃吾  
子

張南軒敦復齋銘曰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  
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  
何篤志允蹈順保其中而以自攷我觀爻義厥有戒辭  
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  
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祇於夙宵以若天命惟積  
惟久匪俟乎外敢曰无悔庶幾寡悔

呂東萊曰大凡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  
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

呂東萊曰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百事安穩無違  
情拂志而可以成就則君子當滿天下矣惟其不然所  
以貴於用心剛而進學勇也

呂東萊曰多欲者畏人亦多少欲者畏人亦少無所不欲  
者無所不畏無所欲者無所畏

呂東萊曰大抵根滓未盡氣稟偏重處不免時時露見政  
當激之又激耳

呂東萊曰學者以務實躬行爲本語言枝葉政自不急

呂東萊曰知猶識路行猶進步若謂但知便可則釋氏一

超直入如來地之說也

呂東萊曰爲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

呂東萊曰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尚有眇忽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王不可剪截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

呂東萊曰公私之辨尤須精察

呂東萊曰驅山塞海未足爲勇惟斂收不可斂之氣伏槽安流乃真有力者也

呂東萊曰人皆知欲辨義利輕重須識得所以輕所以重方得能惡衣惡食在眾中不愧方可

呂東萊曰做事須是著實做暴戾者必用力於和順吝鄙者必用力於寬裕而後可以言學

呂東萊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

黃勉齋曰人受天地之中無非此性雜之以氣質撓之以習俗不能親師取友以致其學問之功雖有此性亦未免於晦而不明窒而不通矣

黃勉齋曰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欲遷善

改過何哉正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所由分而聖人之所深戒

黃勉齋曰人患無志耳士固有志於聖賢之學而為氣所勝未能遽易其習尚之偏者然志氣之帥苟有其志氣亦安能卒勝之耶人之氣稟固有剛柔之異然剛者易折而柔者難扶安知前日為吾病者不反以贊吾今日自治之決耶

黃勉齋曰耳目口鼻之欲喜怒哀樂之私皆足為吾心之累此心一為物欲所累則犇逸流蕩失其正理而無所不至矣是以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靜存動察如履淵冰如奉盤水不使此心少有所放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行矣

黃勉齋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而欲生焉欲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

黃勉齋曰閒居玩理想不為無見顧衰晚益覺為學須是  
驗之於心體之於身見得天理漸復人欲漸消方是有  
得若只是將言語說過皆不濟事

黃勉齋曰人生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  
子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行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  
亂墜盡是閒話

黃勉齋曰容貌之莊言詞之謹非致飾於外制於外所以  
養其中也輕淺浮躁其中可知矣何以究此理之精微  
存此心之純一哉世之學者溺心於文詞功利之末固  
非大學之所當務志於學而不得其要則又捨近驚遠

憚拘檢而樂放肆其於學亦豈能有得耶

黃勉齋曰忠義之心人誰無之顧志昏於義氣慌於利則  
畏懦蓄縮不能以克此心耳

黃勉齋曰當初只帶得一團血氣并一點虛靈生在世間  
今亦他無所用心只得檢點身心令明淨純潔交還天  
地父母耳

黃勉齋曰衰病之餘益覺世味無足留戀百事紛來與化  
俱逝獨義理一途與天地通誠不可不力行也  
許魯齋曰人於患難閒只有箇處置放下有天之所為有  
人之所為合處置者在乎人之所為以有義也合放下

者在乎天之所爲以有天命也先盡人之道義內省不疚然後放下委之於命也

問不遷怒許魯齋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到得且自忿思難爲始

許魯齋曰每事須要成人之事在己者雖不得可也今人只是成己雖頗知自克終不能克也只要成己事別人

事雖壞了不恤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成己便成物聖人所爲又全別

許魯齋曰坎不盈祇既平无咎人行到憂患處如水要到流得滿然後行過去小些子不滿過去不得所以要引毅堅重如舜事瞽瞍只得竭力供子職負罪引慝而已到底豫時是阨坎才滿然後流得出天下事到行不得處皆如此

許魯齋曰人之良心本無不善由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私意妄作如有不善聖人設教使養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其上者可以入聖其次者可以爲賢又其次者不失爲善人

許魯齋曰氣陰陽也蓋能變之物其清者可變而爲濁濁者可變而爲清美者可變而爲惡惡者可變而爲美

許魯齋曰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

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  
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  
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  
涼

許魯齋曰聖人之心固天地之心也然其處事接物必以  
己義制之初不問彼之天命何如也

許魯齋曰日用閒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  
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肆邪侈隨至矣

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許魯齋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  
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卽當斬去在

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  
可思慮處

許魯齋曰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所以終身守之者  
誠知大中至正極不可去薄俗昏愚鮮克由禮昔爲師  
友今爲路人滔滔者皆是也

許魯齋曰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戰戰兢兢至死  
而後知免只是大化恁地流行只得隨他恁地

許魯齋曰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  
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  
之天命而已

許魯齋曰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

許魯齋曰汲汲焉母欲速也循循焉母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為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許魯齋曰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

許魯齋曰辨出於不得已得己而不肯自己者是易言也易言則難信難信則人亦不信病其不信也力辨之辨之愈力而愈不信較勝不已至於愈爭敵日益多力日益困至其敗也猶或辨之不止此豈辨之不至辨之已甚也

許魯齋曰天下之善必原於謹厚篤實天下之惡必始於浮躁淺露

薛敬軒曰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治最難

薛敬軒曰少欲覺身輕

薛敬軒曰人所以干病萬病只為有己為有己故計較萬端

薛敬軒曰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

薛敬軒曰纔欲修辭以立誠則言自簡是何也以可言者少也

薛敬軒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較焉

薛敬軒曰安於故習則德不新

薛敬軒曰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則定而明

薛敬軒曰非力所及而思者妄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薛敬軒曰一語一默一坐一行事無大小皆不可苟處之必盡其方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即有欠缺閒斷故

作字雖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

薛敬軒曰虚心接人則於人無忤自滿者反是

薛敬軒曰天賦人以才德本無不備才德全始稱為人之名初無一毫加於本分之外乃知自矜自伐者皆妄也

薛敬軒曰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

薛敬軒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心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薛敬軒曰上蔡有一硯極愛之遂屏去此可為克治之法薛敬軒曰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澹然

薛敬軒曰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息必自省曰  
一日所爲之事合理否

薛敬軒曰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薛敬軒曰惟無欲最高有欲則卑矣

薛敬軒曰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耶如靜中一念之  
刻卽非仁一念之貪卽非義一念之慢卽非禮一念之  
詐卽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薛敬軒曰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玩蓋莊敬則  
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爲善疊疊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  
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玩愒歲月悠悠無成矣

薛敬軒曰目之逐物最能喪德故四勿以視居先

薛敬軒曰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  
纔與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於天卽怨天其心多少念  
伎勞擾

薛敬軒曰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所行有窒礙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胡敬齋曰氣質之偏皆可克治要克治氣質之偏須涵養  
得大本完固則元氣壯病易除

胡敬齋曰義以制事義有剛毅果斷之意以之制事則不  
牽於私意孔子曰見得思義利義不兩立見利須思用

義以裁制之不然則必牽於私背於理矣朱子曰義如  
利刃相似遇著事便劈斫

胡敬齋曰有一分利欲便蔽一分天理利欲長一分大本  
便虧一分

胡敬齋曰人之氣貴乎剛卻怕麤氣剛則才大氣麤則才  
疏才大而疏成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完密  
則才德全矣

胡敬齋曰日用閒事事省察從天理上行纔覺私意起便  
克去此進學之要

胡敬齋曰不合理事便不可為故曰非禮勿動  
胡敬齋曰人有英氣方肯進取勇猛奮發之後須尋得箇  
常久工夫來做不使閒斷方能實有所進不然一時意  
氣靠他不得

胡敬齋曰見善不能勇為見惡不能勇去雖終身從事於  
學無以有諸己

胡敬齋曰古人云宴安如醢毒甚可懼也惟莊整嚴肅戰  
兢惕厲可以勝之

胡敬齋曰某在祐聖觀見壁閒題曰逆則處處生顛倒順  
則頭頭合自然因加兩字曰逆理則處處生顛倒順理  
則頭頭合自然

胡敬齋曰私於己者必害於己與眾同利者利莫大焉

胡敬齋曰聞人之謫當自修聞人之譽當自懼

胡敬齋曰事一差心便愧心一愧氣便餒氣一餒道義便虧此是一串事只集義便無此病必有事焉是要無間斷

胡敬齋曰今人不去學自守豫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羅整庵曰顏子克復殊未易言蓋其於所謂禮者見得已極分明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惟是有我之私猶有纖毫消融未盡消融盡即渾然與理爲一矣然此處工夫

最難蓋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若吾徒之天資學力去

此良遠但能如謝上蔡所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即

是日用間切實工夫士希賢賢希聖固自有次第也

羅整庵曰程子有云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此言於人甚有所警發但不知如何出脫得也然上文已有物各付物一言只是難得到此地位非物格知至而妄意及此其不爲今之狂者幾希

羅整庵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動以天之謂真動以人之謂妄天人本無二人

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卻形體渾是天也然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

羅整庵曰格致學之始也克復學之終也仁本人所固有而人不能體之爲一者蓋物我相形則惟知有我而已有我之私日勝於是乎違道日遠物格則無物惟理之是見己克則無我惟理之是由沛然天理之流行此其所以爲仁也

羅整庵曰操舍之爲言猶俗云提起放下但常常提掇此心無令放失卽此是操操卽敬也孔子常言敬以直內蓋此心常操而存則私曲更無所容不期其直而自直

矣

羅整庵曰人之常情有多喜者有多怒者有多懼者有多憂者但一處偏重便常有此一物橫在胸中未免礙卻正當道理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須臾忽也

羅整庵曰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喻於義斯上達矣喻於利斯下達矣上達則進於聖賢下達則其違禽獸也不遠矣有人於此或以禽獸斥之未有能甘心受之者至於義利之際乃或不知所擇果何說耶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馮榮圖贊卿分校

侯官馬琇荃瑩岡分校

閩縣葛 華實夫分校

同進士尚臬少福州  
正誼堂同業校開唐

廣近思錄卷之五終

廣近思錄卷之六

壽甯柳 瑋

全校

受業

羅源陳紹濂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家道

張南軒曰惟人之生受之天地而本乎父母者也然則天地其父母乎父母其天地乎故不以事天之道事親者不得為孝子不以事親之道事天者不得為仁人

張南軒曰自視聽言動之不莊不欽以至朋友之不信事君之不忠蒞官之不敬皆謂之非孝凡一毫有歉乎其中則為有辱乎其親為其有以害於性故也故君子戰

戰兢兢每懼或失之凡欲以順保其性以無失其身而無辱乎其親

張南軒曰攷諸聖賢之訓所以顯揚其親者蓋有其道惟反求於身而勉焉已

張南軒曰家庭事於己見有阻礙其間曲折萬端乃是進修深切處大要返求吾身而已矣

張南軒曰喪事謹朝夕之奠不用異教甚善此乃爲以禮事其親若心知其非而徇於流俗之議則爲欺僞不敬莫大焉惟致哀遵禮小心畏忌以守之鄉曲之論久當自孚勉爲在我者可也

張南軒曰祭不可疏也而亦不可數也古之人豈或忘其親哉以爲神之之義或黷焉則失其理故也

張南軒曰考之周禮則有家人之官凡祭於墓爲尸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於義理不至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

呂東萊曰就正身治家上理會最是親切處

呂東萊曰處家之道導之以禮義示之以禮法養之以恩意離肅遜悌之風可以維持百年而不息苟或未然則聚族既眾羣居終日當慮者豈止一事哉

或問人無祖產後來自買田產而兄弟欲分之奈何呂東萊曰身也者父祖所生之身也身爲父祖有而財非父祖之財乎

呂東萊曰處家之道須是量度人之根器固是綱紀不可不正且肅恐有人受不得時卻是敗壞譬如水滿平堤便須量其勢放一二版水以洩其盛不然崩潰四出不可救矣處家平時不放一分他日卻用放五分不得

呂東萊曰毀不滅性禮經所戒兼古今人氣稟厚薄亦自不同如疏食水飲之類更當量體力所宜不可使致疾病殊非守身之孝也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一毫不用其極則非事天之道

呂東萊曰大凡親戚或有未中節正當盡誠規勸不可萌責望心若曾中有一毫責望則聲色之間必有不可揜而忤人疾者此尤其是緊切用工處

呂東萊曰大抵房族間只要消平收斂令小不要展轉蔓延令大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所謂人者指他人言若親暱則孟子所謂涕泣而道之不可以已正而勿問也政當盡誠委曲曉譬感切之尤須防爭氣若有毫髮未去則招拂激怒所傷者多矣若事果不可回當體不可貞之義

呂東萊曰內植根本乃萬事之元闡範一書所宜詳閱精思而力行之若門內尚有可愧外雖奮振束厲終亦無力

呂東萊曰禮曰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夫禮者理也理無物而不備故禮亦無時而不足在山而待魚鼈以爲禮是禮有待於外也非隨處而足也在澤而待鹿豕以爲禮是禮有待於外也非隨處而足也在山則禮足於山在澤則禮足於澤在貧賤則禮足於貧賤在富貴則禮足於富貴隨處皆足而無待於外彼謂小官不足以行志必官達然後可行志閒

居不足以自見必臨事然後可自見烏足知此理哉

呂東萊曰大抵培養孝友根基深厚愛旣篤則慮自周幾微萌芽一一自見懇惻勸導蓋有不能已者仲尼所謂慮焉能勿誨乎是也若視之漠然不相干或遲疑畏縮而不發皆是於忠愛上少欠耳旣發於忠愛則語言藹然慈祥自無責善傷恩之病斟酌彌縫亦自然深淺得所若至傷筋犯骨只是本原未深厚故易得鹵莽疎漏耳

呂東萊曰吉卜已有定所竊謂少闕略陰陽拘忌之說議乃易合

呂東萊曰田間雖曰伸縮自如然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俗  
交涉敗人意處亦多

呂東萊曰常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  
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須於此等處常常體察  
惟此最可驗學力

呂東萊曰今人須是就治家上理會這裏不治如何是爲  
學堯稱舜讓以天下如何止說刑于二女四岳舉舜不  
及其他止言克諧以孝若是今人須說舜有經綸大業  
濟世安民之事

呂東萊曰與人交際須是通情若直以言語牢籠人情豈  
能感人須是如與家人婦子說話則情自通

黃勉齋曰五典者天敘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  
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  
爲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悌爲萬善  
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重乎

黃勉齋曰古風之日遠而流俗之益薄人欲之日熾而天  
理之寢微粹然生物之心與天地爲一體者斲喪淪泯  
臨小利害未毫髮比則家庭婦子反面若不相識

黃勉齋曰風俗之薄甚矣不但諄語德色之可畏也視其  
親如仇讐如路人者有之孩提之童不學而能者安在哉

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而且若此況敢望其追念數十世之丘墓乎

黃勉齋曰人稟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凡在覆載之內者皆所當愛也况族系之所自出雖枝分派別推而上之皆吾祖宗之一氣耳可不知所愛乎

黃勉齋曰所貴乎士者以能深明同氣之義而不失其天性之至愛耳若夫利欲膠固橫目自營一室之內乖離鬪狠則雖通今博古高談天人亦何足爲士哉

黃勉齋曰世間惟有樹木可以觀人家天倫之屬木之根卽吾之祖吾之父也析而爲兩幹卽兄弟也又抽而爲

小枝卽子孫也爲子孫而不敬其祖父是自伐其根也一幹獨盛而一幹枯是兄弟相摧殘也小枝之有盛衰是子孫有異心也今有木焉自本根至枝葉蓊然茂盛而無尺寸之枯人必皆以爲木之美者也使一幹一枝獨枯則彼之獨盛者亦不得爲全木矣人家何以異此黃勉齋曰古人以爲父之兄弟皆吾父也而有少長之分故呼父之兄則曰伯父呼父之弟則曰叔父猶曰大父小父今人呼叔伯而去父字則全無義理矣儀禮子夏曰傳云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則姪者姑呼其兄弟之子之名也古人視兄弟之子猶子也故亦以子呼之今乃

謂之姪則失之矣自兄弟之子不呼叔伯爲父則不知敬其叔伯矣自叔伯父不呼兄弟之子爲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

黃勉齋曰禍福窮通之來要有定理若其冒歿勢利使妻妾相訕於中庭孰若姑守所志而能使其室家相安

黃勉齋曰古之總麻非今之所謂總麻者也其歲月必相往來吉凶必相慶弔出入必相餞勞禍患必相調卹亦其理宜也世降俗末利害交攻一室之內同姓之中尚有爭毫末相關閱者況於異居別族之親乎

黃勉齋曰古之人於其鄉黨平居則相友相助有急則相救相賑其情誼之厚如此故其暇日相與爲飲酒之禮以致其繾綣之情而因以寓其尊長卑幼之序如是風俗安得不厚

黃勉齋曰士大夫席父兄之業擁高貲鮮有不習尚浮靡貪榮嗜利恃氣凌物以累其身辱其先者

黃勉齋曰不用浮屠自世俗視之則爲難自吾人觀之此至易事治喪乃吾家自事外人議論何足恤須是見得以薄道事其親乃所以爲不孝以先王之禮事其親孝莫大焉便自然曾中無疑

黃勉齋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

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宗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

黃勉齋曰始予爲兒童從先生長者游相告語必以氣節鄉人有貪者皆鄙賤而不與之齒士大夫官至監司郡守子孫至無以爲食人猶敬之曰此賢者後也今老矣視俗之所尚大與曩者異一簿若尉而求田問舍之計畢矣人爭慕之若不可及不若是則子孫惛然折而爲廝役者有之榮辱之殊如是孰肯以此而易彼哉然嘗思之廉而貧賢也貪而富盜也貧而子孫能自立則又賢也富而子孫驕且駘習見其父祖之所爲而效之其爲盜可勝旣耶

黃勉齋曰榦嘗受學於晦菴先生其所教人以孝弟爲人道之大端已而辱在子壻行家庭享祀邱墓展省皆得與執事之列齋戒陳設滌濯烹飪皆曲盡其誠敬奉觴

薦俎追慕感慨泣涕如雨三十年間如一日焉凱風寒  
泉之思蓋天資之美學力之到有以充其良知良能以  
至此也

許魯齋曰父子君臣實天所命能順而不失則人道備矣  
其利與鈍成與否雖古人不能必吾豈可不聽天命而  
苟爲哉

或問天變許魯齋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  
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憂惱時爲子者皆當恐  
懼修省此言殊有理

許魯齋曰天下皆以陽者爲天爲君爲夫陰者爲地爲臣  
爲婦陽尊而先下求於陰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夫先乎  
婦者合乎理也其在下陰求乎陽止有二焉一則爲臣  
在遭難中不能自保者一則童蒙求師發蒙者除此皆  
不可求也

許魯齋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此篇言凡爲人子爲人婦  
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  
也

許魯齋曰爲人臣者當存心於君以君心爲心承順不忘  
願國家之事都得成就卽是至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  
爲臣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教虧失可謂義

也爲人子者常存心於父以父心爲心願一家之事都  
得成就卽是至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爲子之分各有  
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致虧失可謂義也仁義之心不  
存非臣子之道也或曰此卽是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  
所行者分殊否曰便是

許魯齋曰養老須酒食之精者老人宜少食精粹不宜多  
食粗糲蓋氣弱而不服糲食故也古人於飲食必謹慎  
氣體係焉不得不謹食不飽則氣不充氣不充則體爲  
之弱古人以養老爲大事

許魯齋曰天賦與之德性父母生之體髮百骸完具物理

皆備今而暴棄則不肖悖天逆理爲甚今者尊長有所  
賜與心敬而受之寶而藏之至如果肉不敢棄核與骨  
則人之所受於天地於父母者至貴至靈有不可形容  
者反慢而易之不知顧惜是何心哉弗思爾矣

許魯齋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  
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  
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于四海固結  
人心舍此則法術矣

許魯齋曰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  
人不明義理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

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許魯齋曰天地閒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薛敬軒曰男女之欲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通其情故家道正而人倫明

薛敬軒曰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日家人皞皞悔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非中而吉

薛敬軒曰家人卦治天下之本備焉

薛敬軒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冒昧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文穆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薛敬軒曰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欲以不

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薛敬軒曰待左右當嚴而惠

薛敬軒曰便辟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  
幾至心不能持自非明理剛特守之君子鮮不爲所  
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薛敬軒曰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  
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卽侈用無  
節甚至袒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目  
覩其事者可以爲貪侈之戒

薛敬軒曰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宦之人多有以  
是取敗者不可不以爲戒

薛敬軒曰節儉樸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胡敬齋曰夫婦人倫之首至教之端人事之至切近者君  
子之修身齊家造端乎此故孔子錄詩錄正風於始所  
以勸也又錄變風所以戒也

胡敬齋曰陰不能獨立必依乎陽故女以男爲家陽不能  
獨生必資乎陰故男以女爲室

胡敬齋曰祖廟所以安藏祖考神主不可不立古者禮不  
下庶人非是禁之使不立廟庶人貧賤不能具禮也古  
者田地居址皆君上所制僅可營生藏身故祖廟難立

但薦於寢今之富家田地基址朝廷無限制多者數百畝固當割地以奉先推財以立廟

胡敬齋曰葬可以無槨無螻蟻之地則可江南多蟻必須槨依家禮用灰隔尤妙貧甚不能具者用石灰炭末三四石用小石子或石屑和拌以周棺可也不然必爲螻蟻所食

羅整庵曰曾子問昏禮旣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已葬使人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陳澧集

說謂壻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后此女嫁於他族若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此於義理人情皆說不通何其謬也安有婚姻之約旣定直以喪故需之三年之久乃從而改嫁與別娶耶蓋弗取弗許者免喪之初不忍遽爾從吉故辭其請亦所謂禮辭也其後必再有往復昏禮乃成聖人雖未嘗言固可以義推也澧之集說未爲無功於禮但小小疏失時復有之然害理傷教莫此爲甚

羅整庵曰喪禮之廢莫甚於近世更不忍言其所以異於

平人者僅衰麻之在身爾況復有墨其衰以營營家計者

同治五年夏分福州  
正誦書局集校屏離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施鑑槃聘侯覆校

閩縣曹鍾禧穎夫分校

閩縣薛藹玉雲谷分校

廣近思錄卷之六終

